七日談（香港篇）

曬給太陽看

江 揚

不知哪家的雞，打響了第一聲鳴，不急不緩的，像是跟這山坳裏的人家都約好了似的，一時間，整個村子跟開了鍋一樣。這邊「喔」一聲剛落地，那邊「喔喔」就接上了茬。

我推開窗，一股子濕漉漉的涼氣湧進來，裹頭裹着泥土味、草葉味。村裏的人早早就在生火做飯，細瘦的一縷煙，軟塌塌地升上去，沒到半山腰便散了。

昨日下了一整天的雨。雨不大，卻綿密得很，把整個篁嶺裹得跟水墨畫似的，我們冒雨去江灣古村，看什麼都朦朦朧朧，照片拍出來也灰天灰地。唯有那朵皇菊被滾水沖進去的一瞬間，玻璃杯裏透亮的淺金色，像是醒了一場秋。

一直擔心今天也開不了晴。誰知對面山頭上竟泛出一層薄薄的橘紅。太陽正一點兒一點兒地往上拱，先是山尖亮了，金黃金黃的；接着是山脊，似乎被人用筆描了一下；慢慢地，整面山坡都活過來了，樹葉上掛着的水珠，一顆顆亮晶晶的，風吹過來，簌簌地往下掉，像撒碎銀子似的。「你們運氣好，今天出太陽！」民宿老闆站在院子裏，咧着嘴笑。他正準備開車送我們去纜車站，熱情得像是對待他的親人，地裏摘的菜，河邊撈的魚，都做給我們吃。

長假期剛過，可纜車站的隊伍還是一排又一排地彎着，慢吞吞地往前挪。前面的大爺正和兒子抱怨：「都說過了國慶節假期，怎麼還這麼多人？」兒子說：「來都來了，着什麼急呢。」

纜車晃晃悠悠地往上走，腳下的梯田一層一層。稻子已經收割，留下短短的茬子，黃黃綠綠地鋪着。原以為，篁嶺不過是一處被鏡頭寵壞了的風景，直到索道緩緩上升，一片斑斕猛地撞進眼裏。

那是第一眼的驚艷。白牆黛瓦的屋頂上、屋簷下、窗台邊擺滿了一片一片圓形的曬匾，如同一幅幅張開的素色畫布，鋪滿了紅紅黃黃的，看不真切。等我走近去看，烈烈如火的辣椒，紅得晃眼；熟透的南瓜，金燦燦地往外滲光；黃澄澄的玉米棒子，串得整整齊齊，排成一堵牆。偶爾看見幾棵柿子樹，葉子已經掉光，剩下紅彤彤的果子，沉甸甸地垂着。是誰把整座山的秋色都收攏了來，曬給太陽看？

是這座建於明代的古村落。山是陡的，地是窄的。當年祖先挑着擔子尋到這裏，坡上坡下找不出一塊像樣的平地來。於是依着山勢，把房子一幢一幢地貼上去。你家的屋簷挨着我家的牆根，他家的窗台又探到你家屋頂上頭。層層疊疊，擠擠挨挨地碼在半山腰上。

人住下了，可收下來的東西往哪兒擱呢？穀子要曬，辣椒要晾，玉米、豆角、南瓜、柿子哪一樣不得見見日頭？地裏刨不出場院，可村裏人偏偏抬頭看見了屋頂。把竹匾端出來，木架支起來，屋頂的瓦楞上、窗台的窄沿上、門前的短牆上，把每一寸能接住陽光的地方都給用上了。這不是為了好看，是為了活。一家挨一家，一層疊一層，從村口一直鋪到村尾。遠遠望去，倒像是這村子自己把肚子裏的收成全掏出來，曬給太陽看。

說是「曬秋」，這份農事節律卻早已融入了四季的輪轉。春天曬春茶、筍乾；夏天曬山珍、豆角、茄子；秋天是稻穀、玉米、辣椒、南瓜；冬天是香菇、果脯、臘味。其實，是一年四季都在曬，什麼熟了曬什麼。這種順時而為提醒人們，生活是有節奏的，急不得也拖不得。辣椒該曬的時候不曬，冬天就沒得吃。這裏的每一匾辣椒、每一串玉米，背後都是一家老小來年的口糧與柴米油鹽，熱烈裏浸透着艱辛。

那時，沒人覺得這算個景致，不過是「地無三尺平」的自然環境倒逼出來的生存智慧。收成再多，鮮貨也放不住。曬乾，是把一時的豐盛變成一整年的底氣。山裏人與老天爺打交道幾百年，靠的就是這種態度，不怨天，不靠天，但也不怕天。天給什麼，人就接住什麼。日子就是這麼過的。風吹過來，曬匾裏的乾貨沙沙響，混着灶膛裏的柴火味、屋簷下的臘肉味兒，就是這種「把好日子曬乾存起來」的踏實感，竟在歲月長河裏凝固成了中國山水畫卷裏最動人的一筆——篁嶺曬秋。

我在村子裏轉了一上午。從這家曬架看到那家曬架，從這條巷子鑽到那條巷子。就是想看看這座「掛」在陡坡上的古村，幾百年來是怎樣「向天要空間，向太陽要保存期」？然而，我有些悵然地看到，如今的「曬秋」已經擺脫了原本的生存功能，轉化為一種經過精密設計的視覺符號與文旅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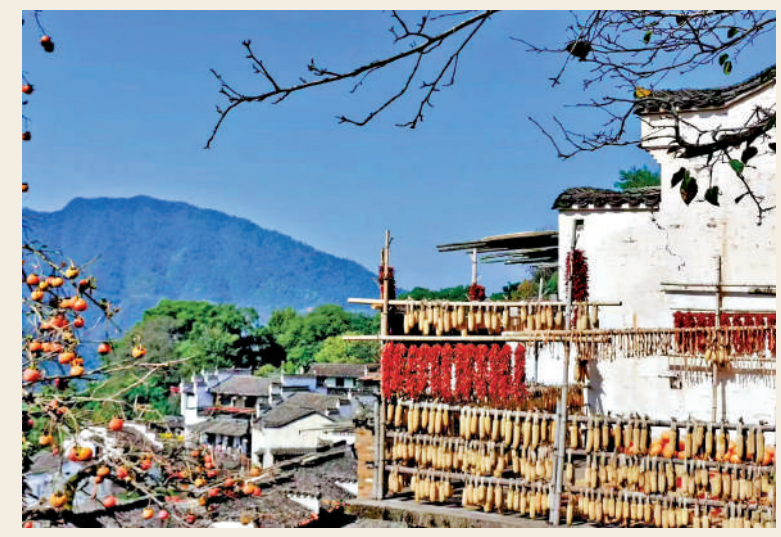
曬秋的人從自家農戶變成了景區聘請的「曬秋大媽」「曬秋大爺」，曬的東西從單純的食物變成了可觀看的民俗。這種從「生存智慧」到「美學產業」的轉變，或許是中國傳統村落尋求生路時，一場無奈又必然的妥協與重塑。

如果完全依賴傳統的農耕生活，在現代化大潮的衝擊下，地處偏遠、交通不便的篁嶺村逐漸走向凋敝、荒廢與空心化。水要到山下去挑，電時有時無，孩子們上學要走一個多鐘頭。村民每天下地幹活，還得翻越整座山去另一邊的梯田耕作。遇到汛期，街巷的水排不出去，有的房子塌了半邊，沒塌的那些也好不到哪裏去，牆根印着水漬，白牆上畫滿了一道一道的黃印子。

正是這場被視為「擺拍」的視覺重構，讓逐漸被時代淘汰的「屋頂曬架」，搖身一變成了極具辨識度的文化IP，為古老村子重新帶回了人群、資金和生機。我想，它或許少了一份質樸的原生態，可是若能藉由這種「擺拍」，讓一座古村落免於消亡，這或許也是傳統符號在當代社會裏，所能找到的最佳退路與新生。

秋陽依舊是舊日的秋陽，暖暖地照在半山腰的黑瓦馬頭牆上。只是當我佇立在天街的觀景台上，看着那一面面鋪得過於完美的曬匾，心裏卻不可避免地泛起了一抹細碎的遺憾。人們挑剔那份原本屬於土地的呼吸，彷彿被悄悄抽離。可那一抬頭就鋪開在天際的紅與黃，最終接納它們的，不依然是億萬年來從未改變過的那輪太陽？

陽光依然熱烈，山風依然乾爽，古村依然用它幾百年前的姿態，把土地的饋贈毫無保留地袒露在高天之下。擺拍也罷，表演也罷，只要太陽還升起來，只要那一匾匾色彩還能在晴空下散發出烘烤過的餘溫，這「曬秋」就依然擁有着撼動人心的生命力。它不是曬給塵世間的紛擾看的，它是曬給太陽看的。而太陽，像是一道光，瞬間把我那層淡淡的悵然給照亮了，或許這正是在看透了現代文旅的繁華與精巧之後，依然被這片大地深深打動的原因。



◀篁嶺曬秋。 作者供圖

自由談

茶人的雅

李丹崖

喝茶，似乎妙在讓茶湯在唇齒之間貯留的瞬間。其實，也在泡茶的過程。

看很多茶人的茶空間，茶爐、茶壺、茶盞、蓋碗、紫砂壺、主人杯、客杯、公道杯、茶針、茶匙、茶則……一應俱全。泡茶之前，先燒開山泉水，溫杯燙盞，而後按照茶種不同，採取不同的泡法。

古人泡茶則不同，譬如唐朝時候，流行煎茶，把茶葉在沸水中煮，有時也加入橘皮、食鹽等物，而後用茶勺一一分予眾賓客。到了宋代，則流行點茶，主要是茶粉，先調成糊狀，攪拌成茶沫沫，今次不表，且說唐代的分茶。

在唐代，一個靜心喝茶的人，內心是裝着無限風雅的。哪怕是整個煮茶的過程，在茶人的眼中，都「看山非山」。初冬，在漫天的衰草裏閒逛，讀到皮日休的《煮茶》一詩，很是有趣，錄在下面：香泉一合乳，煎作連珠沸。時看蟹目濺，乍見魚鱗起。聲疑松帶雨，饐恐生煙翠。尚把瀝中山，必無千日醉。

把山泉水的凜冽說成是含香，側着光看，山泉水明晃晃的泛白，似牛乳；炭火生起來，熱度讓山泉水逐漸生了水珠，一顆顆珠子從壺底朝上翻出，像極了珍珠亂翻在壺中。隨着炭火的燒灼，壺中的泉水漸漸小股沸騰，如螃蟹的眼睛一樣的水珠鼓起了泡泡，繼而大沸，如大魚在湖水中翻動波紋。皮日休此詩，一定是還原了陸羽在《茶經》中所述：「其沸如魚目，微有聲，為一沸；緣邊如湧泉連珠，為二沸；騰波鼓浪，為三沸。」不僅悅目，還悅耳，側耳諦聽，煮茶的聲音的美妙，像是雨落松林，松針上一滴滴落下來的雨珠，砸在落葉上；煮沸的茶湯冒着茶泡，茶泡炸裂，茶煙四起，又如煙靄籠罩。茶中的冷靜和沉着，是一個茶人必備的修養——觀皮日休的煮茶詩作，竟然比喝了一盞香茶還過癮。茶不醉人，皮詩醉人也！

人與事

見證歷史

郭曉懿

十一月十四日下午兩點，坐標紐約布魯克林區的巴克萊中心，英雄聯盟S16總決賽在這裏舉行。比賽之前，韓國LCK賽區已經連續四年奪得世界賽的冠軍，中國LPL賽區連續失利，信心受挫。

半決賽的時候，BLG戰隊三比一戰勝對LPL世界賽保持十三年不敗的T1戰隊。戰勝T1之後，我還記得賽後英文解說說到，BLG戰隊跨越了最高的山，邁過了最長的河，等待他們的就是最後的冠軍。但是決賽的對手，是同樣來自LCK賽區的一號種子GenG。算上半決賽勝利，BLG戰隊已經完成了一穿三的壯舉，如果決賽戰勝GenG，就是史無前例的一穿四，戰勝LCK所有隊伍奪冠，成為含金量最足的一個冠軍。

其實上個月，我在美國賽區LCS決賽現場問答環節，問了當天最後一個問題。我問奪冠的TL戰隊隊員和教練組，在LPL和LCK賽區中，他們覺得最大的競爭對手是誰。當時他們說，來自LPL的BLG和LCK的GenG，是最有實力的存在。應該說，業內人士的實力預估還是很有水平，最終決賽交戰的就是這兩支隊伍。上兩周，瑞士輪的前幾天，我在現場觀賽，恰好被LPL官方紀錄片團隊採訪。導播問到，瑞士輪第一天LPL戰隊全部失利，你作何感想。我說，我覺得首日失利其實未必是壞事，能夠早點暴露問題，做出相應的調整。我還援引了上屆世界盃阿根廷奪冠的例子，他們首場小組賽輸給了沙特，後來一路過關斬將，最終奪冠。現在的BLG也是如此，首輪失利之後，後面越打越好，順利挺進決賽，或許有機會復刻阿根廷的奪冠之路。

賽前很多人不算看好BLG，覺得GenG的實力強大。我在BLG和T1的比賽之前，就和身邊一起觀賽的朋友，以及LPL紀錄片的導播老師多次聊到，自己很看好BLG戰勝T1，因為他們剛剛戰勝兩支LCK隊伍進入半決賽，狀態火熱。最終，他們打破了塵封已久的T1魔咒。我覺得，既然能戰勝T1，BLG已經有了奪冠的實力和信心。所以我提前訂好了機票飛往紐約。不過比賽前一天，突然遭遇了十幾年罕見的美國航班系統故障，大面積的航班延遲取消。我最終凌晨四點多抵達紐約。

下午，我帶着上飛機前就寫好的應援牌抵達現場，牌子上寫着：「BLG加油！重鑄LPL榮光，我輩義不容辭。」這個牌子的內容，是有歷史深意的。二〇二〇年S10的時候，韓國戰隊的showmaker在LPL接連兩次奪冠，而LCK連續失利的歷史背景下，說道：「重鑄LCK榮光，我輩義不容辭。」而後當年奪冠。現在的歷史狀況，何其相似，LPL連續四年沒有獲得世界賽冠軍，是時候重鑄LPL榮光了。比賽期間，遇到很多LPL的支持者，看到我的應援牌，一起加油。第一場比賽一邊倒，BLG很快落敗。我卻覺得這和瑞士輪首輪失利如出一轍，都是一開始就遭遇困難，反而能讓BLG更加謹慎面對。第二場比賽非常焦灼，比賽五十分鐘之久，最終BLG艱難取勝。但是那時候，我就覺得很有希望，因為第二場比賽不僅大比分追回一比一，而且大漲了信心和士氣。果然BLG直落兩局，以三比一的比分戰勝了GenG，捧回了他們夢寐已久的世界賽冠軍獎盃。

賽後，我接受了LPL官方紀錄片的第二次採訪。我說，上次瑞士輪我曾經提到，自己其實是LPL賽區的粉絲，而不是某個戰隊的粉絲。我後來在瑞士輪和不少現場觀眾聊過，很多人也是如此。其實這個觀點，有點像是傳統體育中支持中國隊的概念。只要是中國隊贏了，具體是哪支戰隊獲勝，對我而言並不重要，讓我們一起為中國隊加油。

恭喜BLG奪冠，這一路來實現了一穿四的壯舉，還打破了T1對LPL的十三年不敗金身，對於LPL賽區和BLG戰隊而言，都是收穫滿滿的一年。對我個人而言，在決賽現場見證歷史，不虛此行。

藝象尼德蘭

名畫裏的「雙十一」

王加

自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一日首次出現了「雙十一」購物節之後，我們似乎憑空又多出來一個為滿足物慾而搶打折貨「撿漏」的節日。但在遙遠的尼德蘭地區，「雙十一」確是當地傳統的聖馬丁節（荷語Sint Maarten）。無獨有偶，這個為慶祝每年秋收結束的傳統民俗節日在「勃老」老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筆下同樣隱喻着另一種世俗慾望。

在西班牙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懸掛在早期尼德蘭巨匠希羅尼穆斯·博世（Hieronymus Bosch）展廳比鄰房間中的一幅在二〇一〇年才因修復而被確立為老勃魯蓋爾真跡的《聖馬丁節的紅酒》並不受人矚目。這張看起來仍略顯殘破的畫作實則是一幅「勃老」在宗教母題中融入帶有諷刺和批判意味的民間風俗畫。放眼望去，畫作撲面而來的觀感是「疊羅漢」。在通過畫中植被辨識出的深秋季節中，老勃魯蓋爾將城外鄉村中的上百個人物以一個穩定金字塔式的三角形構圖層層摞在一起。畫作依舊採用了畫家最常用的俯瞰構圖，他取景的視角位置幾乎和「人山人海」的頂端持平，讓觀者能夠將這一令人哭笑不得的滑稽場景盡收眼底。但唯有湊近畫作細看，才能看清這群人實則擠在一個由木架支撐、巨大到超現實的紅色橡木桶上哄搶傾瀉而出的紅酒。橡木桶被四周的男女老少如婦女兒童、農夫乞丐各色人等圍得僅能露出一個邊沿。醉倒、鬥毆、昏睡、推杯換盞、一飲而盡……人們的酒後百態被「勃老」既寫實又詼諧地刻畫出來。而畫中真正的主人公聖馬丁，則騎着畫中唯一一匹白馬手持長劍被畫家安置在並不起眼的右側。宗教主題罕見地成為了當地風俗的陪襯。

身為西方教會中首位未曾殉道便被公開尊崇為聖人的凡人，聖馬丁最廣為傳播的生平故事便是「割袍贈丐」——他在法國亞眠城外偶遇一位在嚴寒中衣不遮體的乞丐，遂將身披的戰袍割成兩半分給乞丐取暖。馬丁於公元三九七年十一月八日去世並在三天後下葬，其安葬之日便被教會定為聖馬丁節。而在這幅畫中，老勃魯蓋爾把「割袍贈丐」這一發生在法國四世紀的典故「移植」到了十六世紀的布魯塞爾城外，並展現出更多聖馬丁節「入鄉隨俗」的民間內容。鑒於每年十一月十一日恰逢西方舊時農耕年的終點，為了慶祝秋收結束和籌備冬儲食材（比如在當天殺豬醃製、吃代表性的聖馬丁鵝），聖馬丁節更像是冬季降臨節（Advent）前的小型狂歡節。

而老勃魯蓋爾畫中的聖馬丁節，則反映出另一個尼德蘭地區在十一月十一日當天的特有習俗：慶祝當年葡萄採摘結束且新酒完成發酵。年度新酒通常在「雙十一」當天正式開售。尼德蘭民間甚至流傳着一句古老的民歌「聖馬丁，聖馬丁，今晚必須（發酵）明天變葡萄酒」（Sint Martijn, Sint Martijn, t'avond most en morgen wijn！）。正因其與葡萄採摘和釀酒周期重合，聖馬丁還被釀酒師、酒農和葡萄種植者們奉為守護神。「勃老」畫中上百人在城外村莊內為了品嘗新酒所導致的誇張的堆疊和瘋搶凸顯了人們對美酒的貪慾，宛如一幅疊羅漢的「醉鬼巴別塔」。在覬覦美酒的強大慾望之前，眾生平等。而諷刺的是，本以紀念聖人善舉的「聖馬丁節」，真正行善助人的他卻在畫中無人問津。老勃魯蓋爾巧妙地將善意的施捨與貪婪的哄搶在同一張畫布上形成強烈反差，讓聖馬丁騎在馬上背對着那群蜂擁而上的「酒蒙子」，意圖很明顯：聖徒值得緬懷的利他精神早已被世俗貪婪的利己狂歡所沖淡。

作為「七宗罪」之一的貪慾，哪怕是在紀念施捨善舉的聖馬丁節，都令大多數人在紅酒的誘惑下上演了一場世俗狂歡。老彼得·勃魯蓋爾通過《聖馬丁節的紅酒》將宗教理想和世俗慾望的矛盾、少數慷慨和多數貪婪的世間規律用浮誇且令人深省的寫實躍然紙上。



◀老彼得·勃魯蓋爾畫作《聖馬丁節的紅酒》。 作者供圖